



浙东作家文丛（第9辑）

似水流年

◎ 金锡逊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浙东作家文丛(第6辑)

似水流年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似水流年/金锡逊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09.2

(浙东作家文丛. 第6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343-9

I. 似... II. 金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9034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6辑)·似水流年

- 丛书主编 李浙杭
本册作者 金锡逊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 井志强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 2948千(本册字数162千)
印 张 255(本册印张14.25)
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343-9
定 价 405.00元(全十八册)

小 引

这本集子中的文章系从2002年春至2008年春发表于报刊之拙作中选出，占发表数之半，文后都略去了原来发表的年月。重读选文，短短几年却有岁月如流的感觉，比如《滕滕》一文中的滕滕就已经从幼儿班小朋友成为四年级小学生了。任何文章永远是“过去进行时”的记述。大体上，第一辑为生活散文；第二辑为思想随笔；第三辑为读书随笔；第四辑为人文地理。有的文章为照顾内容，放在某辑并不一定妥当，但又无更好办法。如《凭吊卢沟桥》放在第一辑有点突兀，可又不能放到《山水风情》里去，那是非常沉重的话题。又如《旅人鲁彦》是散文，但为了阅读方便计，还是和《鲁彦作品的乡土特色》归在一起为好。

可见，分辑虽是小事，但这种将文章篇目重新排列组合的思虑，也和写单篇文章时的起、承、转、合一样是一种困难。正如：一样的碳原子，这样排列是金刚石，那样排列是石墨。一样有五官，这样搭配是美，那样搭配是丑。一样有油盐酱醋，这样搭配成美味，那样搭配难下咽。一样数量的围棋，这样排列成胜局，那样排列成败局。一样用方块字，这样排列是佳作，那样排列却平庸。我缺少知识，就这样排着算了。

和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《是谁给了我阳光》相比，相同之

处在于感恩、乡情和总体上生活储备的较少；不同之处是看书增多了一些，也许是为了弥补以前读书的不够，也许是因为退休后有了时间，也许是心静的缘故吧。这在《与书相依》这辑中是可以看出些心境来的。

我始终认为，任何文学样式，作者的底气终究和六个字分不开：生活、阅读、思考。古人说过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源头活水应是生活。《诗经》里“十五国风”的作者都不是什么学者，而是普通百姓。现代的军旅作家高玉宝起初甚至用画图代个别字，也写出长篇小说来。他们有生活。当然阅读也是非常要紧的，阅读其实是在借鉴他人的生活，一个二十岁的人，可以在小说里提前过上漫长的一生，可以在散文里理解六七十岁人的心境。最后的较量则是思考，面对同样的世界，哲人的思考就胜过常人。这六个字正是笔者所缺乏的，正因为如此，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就更为热爱、关心。

在散文写作技巧上，笔者深信王国维的“意境说”。王国维说：“文学中有二元质焉：曰景、曰情。……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。”“何以谓之‘有意境’？曰：写情则沁人心脾，写景则在人耳目，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。”“上焉者，意与境浑。其次，或以境胜，或以意胜。苟缺一不足以言文学。”笔者以为，写抒情散文尤其要有意思，要有真感情，要用形象思维，笔者想尽量往这方面努力。王国维又说：“人生者，非孤立之生活，而在家族、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。”的确，散文作者关心国家、民族是天经地义的。文学作品可以自娱娱人，自娱即精神生活，但如果不能娱人、启人、助人，单是孤芳自赏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。

笔者虽在《散文天地》、《散文百家》、《星火》、《江汉》偶尔发

表过短文，但大量散文随笔刊登于本地《宁波日报》、《宁波晚报》、《文学港》杂志、《宁波日报·开发导刊》副刊，尤以刊于《宁波日报》副刊为绝大多数。这次由宁波出版社结集出版，仅借此机会，向鼓励、支持过我的各位辛勤的编辑先生、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！

2009年2月28日于杭州绿萍小区

目 录

小 引

—— 第一辑 似水流年 ——

- ◎ 003 似水流年
- ◎ 006 在解放军身边
- ◎ 009 石山半腰雪花飞
- ◎ 012 童年的桃花池
- ◎ 014 回望家访
- ◎ 017 茶 亭
- ◎ 019 远去的橹声
- ◎ 022 油印时代
- ◎ 025 城市气息
- ◎ 028 闲观淘河
- ◎ 030 车之河
- ◎ 033 广 场
- ◎ 036 社区公园
- ◎ 040 社 戏
- ◎ 043 山顶公园
- ◎ 046 春水汤汤
- ◎ 048 渴
- ◎ 050 灿烂除夕
- ◎ 053 理 发
- ◎ 057 女儿考公务员

- ◎ 061 滕 滕
- ◎ 065 周大风轶事
- ◎ 068 凭吊卢沟桥

—— 第二辑 城市漫思 ——

- ◎ 073 城市漫思
- ◎ 077 新与旧
- ◎ 080 视角与和谐
- ◎ 082 乡 音
- ◎ 084 美丽的地名
- ◎ 087 随 想
- ◎ 089 夜之随想
- ◎ 092 雨雪霏霏
- ◎ 095 夏日语冰
- ◎ 098 重阳节中节
- ◎ 101 船和马
- ◎ 103 刚好3点

—— 第三辑 与书相依 ——

- ◎ 107 与书相依
- ◎ 110 书 缘
- ◎ 112 特殊年代的读书
- ◎ 114 语言的魅力
- ◎ 117 母语的光彩
- ◎ 119 感人的手稿
- ◎ 121 感 动
- ◎ 123 书店门口的遐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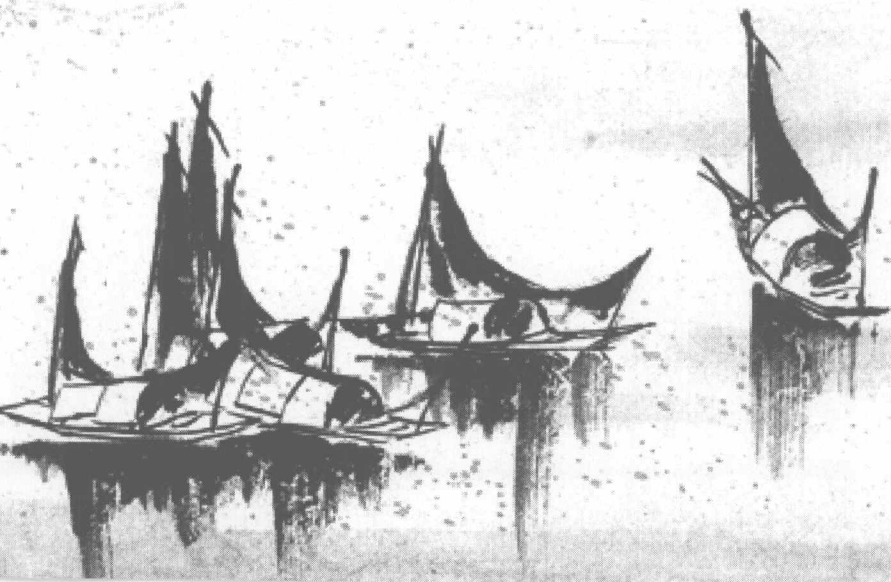
- ◎ 126 从《百年孤独》想到借鉴
- ◎ 129 对中文的慰藉
- ◎ 132 悟
- ◎ 135 真情泣血的传世之作
- ◎ 139 说西施
- ◎ 143 文学的诸葛亮
- ◎ 146 读书的智慧
- ◎ 148 读姚燮写景散文
- ◎ 150 让《红楼梦》走出象牙之塔
- ◎ 153 宁波老乡说“红楼”
- ◎ 155 旅人鲁彦
- ◎ 159 鲁彦作品的乡土特色
- ◎ 164 《牛虻》与李佺民
- ◎ 167 读周汝昌
- ◎ 169 “小札”不小
- ◎ 171 读完好书 夜不成寐
- ◎ 173 美的捕捉者
- ◎ 176 串起北仑诗歌的明珠
- ◎ 179 槛外读承天画
- ◎ 182 青春洋溢
- ◎ 186 散文,我的精神家园

—— 第四辑 山水风情 ——

- ◎ 193 河姆渡
- ◎ 196 水下的藏剑
- ◎ 199 王安石在浙东
- ◎ 201 梅山风情
- ◎ 207 绿岛大榭渡
- ◎ 211 园林葳蕤缀港城

第一輯

似水
流年



似水流年

我在水缸旁看下雨。

这是厨房大灶龙骨墙外的水缸，水缸再过去，与龙骨墙相对，是一道高墙，闭上一道小木门，守卫着厨房。厨房就连在两间高大的瓦房旁，是正房的耳朵。

放水缸的一小方石板地，是一方墙内小天井，晴天抬头可以看见麻雀飞过，现在可以看见汹涌的雨水在屋瓦上溅起白雾，又哗哗地喷到洋铁皮做的“水溜”上，再从承接“水溜”的洋铁皮直管的喷嘴中喷出，丰满的、白亮的水晶般的水柱划一条弧线冲入七石缸中，缸中的水花飞到空中，溅湿了我的头发。一只蜗牛自恃带着房子，兀自慢悠悠地在缸沿上爬，它的行迹被雨刷得影踪全无。瓦葱在瓦沟上被吹得东倒西歪，一忽儿又倔强地弹直，像有钢丝撑着。婶婶在屋里叫着，叫我别感冒了，我却感到凉快。三叔训斥了我，我才只敢在龙骨墙后探头看他迅速地用半截旧“水溜”把雨水接到一只“青果缸”里，青果缸釉面上的两条黄龙在雨水里飞舞。那时，我在念小学，小学自然书里提到饮水分为：江水、湖水、井水、河水、天落水，认为天落水最好。现在想起来时间已过去五十多年了。

我家正房前的众家庭院里，也摆满了各家的水缸。我家就有三只。三叔常常用一根竹杠在七石缸底划来划去。这根竹杠除了一头封闭，另外一头和中间的竹节都是打通的，在封闭的一头旁，还打了一个小孔。三叔捏住封闭的一头，把开洞的一头

直插到缸底去，一划动，沉渣就进到竹杠肚子里了，把小孔用拇指一按，提起竹杠，沉渣就跟着污水被吸上来了。到了缸外，只要把拇指一松，空气跑进去，污水和沉渣就汨汨地泻到排水沟里去了，这真是个绿色吸尘器呀。有人说，这叫“缸吸”，可以带水操作，不用将水倒掉“刮水缸浆”。几户人家一边吸，一边笑着说：“昨天的雨真大。”那水缸多的人家满脸自得之色，就像自己家里比人家多了几窟金银。每只水缸都有一个木板做的水缸盖，防止灰尘掉进去，在烈日暴晒下也可保证缸里的水不至于太热。

那时，婶婶让我用天落水洗澡，家里洗衣到干净河埠头，洗马桶到肮脏河埠头，估计要好久不下雨，才留一两缸水不用，到近处去打井水。

我念书的那所初中，食堂旁边也有一口井。井边竖着两根交扎在一起的长长的毛竹，像旗杆；上面横着一根大毛竹，一头绑石头，一头直挂一根细的竹竿，竹竿下梢绑一个吊桶，远看像个巨大的天平。饭师傅用手握住垂直的那根细竹竿，往下使劲，吊桶就落到井里去了；扑通一声，轻轻地往上拉细竹竿，一满桶水就轻轻松松地提上来了。多年后，才晓得，这就是古代的提水工具“桔槔”呀。

井是最古老的，长满青苔，总给人一种怀旧感。河姆渡发掘出来就有以木为壁衬的井，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又证明唐代的井是行迹所至皆可见的，姑苏的憨憨泉、鲁迅百草园的石井栏又增添了几分人文气息。

教书以后，差不多走过的学校都有井。海岛的那所中学，小食堂旁边就是一口井，没有围栏，一圈天然的参差石块围着一汪清泉，那年头，吃糠吃藤，就是没喝脏水。把井水舀上来，煮一碗番薯干汤，甜甜的，一点也没有碱味。下大雨那井不满，久旱，那井也不干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龙眼”。古人曰，在山泉水清，出山

泉水浊，大凡靠山之井，水最好；次为平原；再次为海滨。山泉可以泡好茶，替茶叶助威；咸井却连洗衣服也没用，让肥皂都丢脸了。1962年，在新昌中学参加语文学习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：大佛寺和水井。新昌城外有一条大溪，清清的溪水漫过小腿肚。这样的山城，井水自然也不俗。新昌中学的井很深，井绳必须放很长，打水大有讲究。吊桶下去，要一直接近水面；过高不行，一晃动，吊桶就乱翻滚，浮在水上了；过低也不行，一晃动，桶就进了水，一点点水，有什么意思？要恰到好处，轻轻一晃绳子，吊桶咚的发出一声闷音，倒扣在水面上，然后，慢慢地往上拉，一满桶水就提上来了。打井水的方法，我正是在那里练会的。现在不知还有多少学校有好井水呢？

想起小学读的自然书讲的那几种水，我要发笑，是笑编者没有提到自来水呢，还是笑它没有估计到竟然有一天，它所列举的水，已有许多变成另一种只能称为“液体”的东西了呢？唉！

在解放军身边

对解放军的敬爱之情，我是从幼年就自然而然地存在了。

说起来也不奇怪，刚解放的时候，我们住的镇海向家大院就驻有解放军，步兵、炮兵都住过。炮兵还在向家大院的前院晾晒榴弹炮的炮弹，一颗颗像光溜溜的黄铜大毛笋，黄澄澄地在太阳下闪光，老婆婆吓得不敢走过去，我们小学生却站在大天井的石板廊道上津津有味地围着不肯散去。其实，老婆婆一点也不用担心，没有炮膛里的炸药包或炮弹壳里的炸药引爆，炮弹是发射不出去也不会爆炸的。

解放军喜欢小孩，我就有解放军叔叔赠送的子弹壳、照片。杀猪的时候，分肉丝面给我吃，还给我一个猪尿泡当气球玩，那时气球还没有卖呢。后来是住步兵的日子多，没见炮弹了，难道解放军猜到了老婆婆们的心思了吗？当我中学毕业时，发现子弹壳被三叔卖掉了，难过了好些日子。照片一直保存到年过花甲，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想念照片的主人。

起先，解放军都是山东口音，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解放军就是北方兵。后来，老蔡成了我的堂姐夫，朝夕相处，知道他是新四军三五支队的，属沈宏康同志的部下，参加过解放镇海战争，讲起往事来，一口一个“宏康”，我才晓得，解放军里有宁波兵，而且“驻扎”在我身边不走啦。老蔡老是说他打游击的时候，一天晚上要转住好几户人家，前脚刚走，后脚“浙保烂眼”（国民党军浙江保安司令部的部队）就追到了，我听得紧张，他却笑咪咪

地呷了一小口酒。有一天,我三婶的上海远房侄子在镇海住了一夜,三婶“克来,克来”地叫他,三婶说他文化很高。克来哥理也不理我,把一把小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上就上床睡了。那手枪用红布裹着塞在皮套里,皮套扣在长长的子弹带上,多好玩呢。婶婶说:“不要去摸!”我伤心极了。第二天一早,克来不知去向。我才晓得,解放军里还有上海人。

向家大院里驻扎过的解放军后来去解放舟山,那时没有海军,伤了一些人。于是,我就非常希望有海军。

到我念初中的时候,甬江口到底出现了一支登陆艇大队。我们镇海中学的少先队员乘上四艘登陆艇,威风凛凛地朝金塘洋开去。辅导员让我们送点心给叔叔们吃,叔叔们不肯吃,只是陪我们摸机关炮。为了让我们高兴,登陆艇还特意到海上去绕了一大圈,我们都高兴地跳着大喊:“乌拉!”看滚滚海浪从艇舷两旁哗哗涌过,第一次看到远处的海水原来是蓝色的,惊奇极了。回来的时候,又去登了灯塔,因为退潮,有一艘艇搁在礁岩上,机器尽管轰鸣,螺旋桨划得浪花飞溅,艇儿就是纹丝不动,别的艇来帮忙,使劲儿用钢缆拉,才拉离了礁岩。我们起先看热闹,等艇儿拉动了,才遗憾起来,唉!这么快就要回去了。这一去,竟是半个世纪!

幸喜青年时代,当老师,第一站就在大榭中学。那儿又有海军。大榭码头边,停着海军的潜水艇、工程船,有时摆渡,运气好,还可以看见远处海水间有一条海灰色的钢铁大鱼正在浮上来,先是钢塔,然后是细长长滑溜溜的艇身。暑期学校进行军训,防化连的战士来训练学生穿戴防毒面具,穿上脱下,油汗淋漓。征兵的时候,就有学生去当兵,我的学生财兴就去当了炮兵,复员后,听说在长江北边一个城市当大干部,现在也许退休了。困难时期,我曾下放在中心小学,当公社总辅导员。全公社少先队员要在六一集会,怎么办呢?只好去求驻地海军的陈科

长。英俊的陈科长是管青年科的，自然也可帮助少先队。果然，他一口答应将海军大会堂借给我们，还问我仪仗队怎么办，我年轻无知，竟说：“仪仗队也借给我们吧。”仪式一项一项地举行，白衬衫前飘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上台讲话、演出，童声在会堂里飘荡，一旁吹奏着铜管乐的却是一列认认真真的海军战士。现在想来实在可笑，自己开会，连司仪、仪仗队都借人家的，你这个总辅导员还干什么？现在耳边似乎还回响着雄壮的军乐声和少先队的队歌声。

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我们还沾海军的光。那时，宁波北仑区教研室办暑期写作夏令营，其间要到普陀去一趟，初中、高中学生一大帮几十号人，要安全，要集体行动，又要当天来回。海上行路，这船怎么办？亏得教研室主任联系上了仰岛湾的海军同志，一条大的后勤船，一下子把师生全都装到普陀去了，当日来回，高高兴兴，平平安安。至今想来，对海军同志仍旧感激不尽。

世界是这样的多事，一生都在解放军身边，却不觉年华之暗度，白发之日增。就因为有了守护神在呀。